

慎宜軒文十二卷

慎宜軒文六

桐城姚永概

王重三先生傳

王振綱字重三直隸新城人道光十八年進士第一終身不仕讀書養親侍父疾帶不褫目不交及歿守古制廬於中庭居喪三年鬚髮純白母老痺不能行每舁肩輿坐母以遊園中間至里閭夜侍說書史母心大懽壽登百齡見曾元孫以五世同堂奏旌於朝居家凡三十餘年曾國藩總督直隸重其學行聘主保定蓮池書院振綱之學其始也兵農禮樂河渠地理旁及釋老卜筮相墓家言靡不詳究後讀朱子大學中庸序及近思錄乃爽然曰學不本於居敬窮理而遽談國家之事其知之必不真行之必無序居敬徒矜持於儀容動作猶外也窮理徒泛濫

於名物象數猶末也必戒欺慎獨身體而力行之以能改過爲
歸嘗書顧甯人恥作文人王白田戒爲名士二語於壁故振綱
生平能謹言動忍嗜欲勞體膚入孝出弟見於實行其於弟子
亦本此爲教每評試卷有所抉摘必極言其所以然著錄門下
千餘人年七十一卒於書院返葬新城門人咸服衰麻遠近奔
赴貴筑黃彭年往會葬道中相逢皆赴喪者也彭年歎曰嗟乎
郭林宗陳寔何以異哉初振綱成進士總裁爲大學士穆彰阿
方秉政有權覆試一等殿試二甲例可入翰林而朝考詩中誤
讀祇爲上聲遂以歸班用穆彰阿深惜之面謂振綱別試中書
振綱不可則留教其子弟又堅卻之徑歸不顧逮國藩至乃應
聘主講人服其識初大清河受西北諸山水岸深流急易溢亦
易退田反加泥尺許肥饒收倍徙俗諺謂之一水一麥自永定

河置金門閘分水入清清受濁水時被停淤旁溢爲害始築隄以捍之河與隄歲歲爭高一旦潰決勢如建瓴而下新城以下諸州縣始受水害無虛歲直隸總督李鴻章議開蘆僧河建閘蓄洩以殺清河之勢詢之振綱振綱謂兩河不並流蘆僧水大則奪清河正溜清河力弱下游必淤水小則蘆僧弱下游亦必塞且土質鬆懈水至閘必圯不則齧閘旁潰清河隄工歲費大萬計不若廢故道引由蘆僧行使定興諸水專歸雄縣於地勢便卽受水之區築隄捍外水建石閘開引河反可收水田之利議不果行其後清河果淤復大治之而蘆僧閘再壞卒閉不用云振綱著書曰禮記通義二十卷羣經筆記二卷先儒粹語四卷地理擇言十卷大學中庸說各一卷所說經無門戶見尤邃於禮子五人次銓字子衡咸豐五年舉人性孝母病禱以身代

不飲酒食肉三年治詩又嘗因病學醫著醫藥家根六卷卒年四十七銓子樹枬光緒十二年進士仕至新疆布政使有治蹟著書尤多爲北方大師

魯夢霆傳

魯震字夢霆懷甯人先世有南莊星邨兩先生兄弟也南莊能詩星邨善畫大父常以舉人官睢甯訓導粵匪亂城破賊詩投泮池而死父驤嘗爲縣尉到官數日不樂自劾去君爲諸生外和而內有守朋友咸推敬之作文高古叔父鵬兄說同歲舉人而鵬成進士入翰林故君以官生應鄉試久不售光緒戊子李侍郎文田主江南試得君文器之又疑爲崇禎人稿本文字不敢取君遂以諸生終君性肫摯父喜飲酒君日侍飲陶然左右無違余獲交君因得謁堂下見其父子從容一室之內肅雍可

羨然自遭父喪遂絕不飲酒叔父官江西知府無子君老矣時
時往侍事之如孺子叔父病臥誦經書自遣或不能誦君卽坐
旁誦以娛之叔父有二妾君寢於外室呼卽趨入中夜無倦怠
君有一子甚才年二十四死於贛水遂亦無子然君處之廓然
君讀書能見古人深處每論事偶發一二語人咸滿意以去光
緒中新學甫萌君每倡言助之及其說盛行卽閉口不言喜相
墓家言好游嘗客關東樂其山水有遷居意自關東歸盜尾之
行數日君偶與言盜驚曰子長者也吾雖盜曷敢侵長者然自
此以往程三日不免有吾輩當謹護子行耳其誠動人多類此
君卒於宣統二年得年五十七

姚永概曰余知君垂三十年所得於君者如此蓋東漢獨行之
君子也世顧不之知古今所尙殊耳每思述君遺行以告後世

文六
三
今年自北歸槃君爲言懷甯將修縣志子曷爲傳貽之余不敢
辭於君行雖不詳備然亦足得君之梗概云

高仲葵傳

高念慈字仲葵桐城縣學生少孤事母至孝終身如孺子母在
名萱母卒乃更今名君傷其先世多隱德而窮阨不彰因爲狀
求交游爲文字日日拜其廬人多不忍違及文成每日必莊誦
數周流涕被面故皆可倍誦無一字遺見人有文學傾慕出肺
腸自外歸必求所嗜以爲贖物無論豐儉而誠意盎然令受者
媿無以答始君與阮仲勉同居親愛如兄弟兩人質行略同仲
勉晚而有子今七十體猶健得孫矣名聲遠出君上而君勤瘁
非人所堪兩子一不惠又皆早死不得已取合肥族人子撫以
爲孫未及婚而君得疾以卒豈福善禍淫固不足信如劉孝標

辨命之論耶抑釋氏所謂因在夙世者耶是固不可知也君所
師者爲方先生宗誠秦先生汝楫所友者爲阮強馬其昶方守
彝守敦姚永樸君名不顯於世觀其師友可以見其人焉永概
辱與君厚因爲之傳以存其人於後世云

方澍園叢園家傳

方達字澍園桐城人世居縣南之會宮會宮方氏在明有侍御
震孺占籍壽州以剛直聞事載明史而本籍顧少通顯然多讀
書君子君少就學日誦數百言爲諸生教授士遠歸之隔江之
銅陵尤多名於其邑半居君門鄉試屢薦不中式君亦不屑
意辛卯已畢初場忽賃驢游清涼山雨花臺賦詩嘲入場者如
楚囚及撤闈知四書文已爲主試所錄索二三場卷不得人皆
惜之君反笑曰吾送兒來耳豈計與少年爭得失耶伯父善安

公無子以君爲主後事嗣母許太淑人孝謹太淑人卒君嘗服
母衷衣於內曰吾不忍離吾母也本生母王太淑人以君兄弟
三人食指眾令析產集族戚爲三鬪各取其一君不肯子荃方
幼在側族人迫代取之君呵荃曰吾兄弟不忍者汝乃忍耶先
世有遺地或僞造券欲占之將成訟矣君獨念累世無與人訟
者反好謂之曰汝券僞不能有此地非吾券不可卒寫付之其
篤行率類此子三人長荃光緒丁酉舉人官貴州知府次蓉少
聰穎讀文選日可千言早卒次國棟

方運字叢園達弟也少應童子試四不售遂絕意不試而盡心
宗族事授徒於家凡期功不受一錢會族人議建宗祠君獨任
其勞劇時當隆冬往來冰雪中七晝夜不寢不脫革履如是三
年而祠成君體故羸遂得痼疾亦不悔也每春日攜子弟上塚

必歷指示之曰是爲某世某公某孺人慎毋忘又醵金爲報功
會俾歲歲上塚者皆得醉飽以期永久族婦陶氏夫死守節翁
利人財奪嫁之以松子塞口鼻而往君聞卽夕遣婦女數十人
至其家守不令辱卒償其金而以陶氏返爲置扁旌之以堅其
志光緒末詔廢科舉立學堂君首合族人立族學族學成三載
而君乃卒君兄弟友愛至也雖奉令析居獨存數椽名曰杏花
書屋聚子弟共讀曰勿使他日如途人也妻朱淑人亦賢孝君
之建宗祠也突煙無停時淑人在竈下竟日夕不怠及祠成咸
謂淑人有力焉事姑偶獲譴而進甘旨如平時姑怒每爲之解
君好施力不足或舉子錢而淑人無異辭

姚永概曰余聞吾邑往時長老行義率類兩先生往往終身伏
匿多隱德於鄉黨故自明迄今五百餘年宗族根據深厚不解

散同光之間其風稍稍衰歇矣世方逞異說年少學未成奔競求財爵不以爲恥甚者至欲舉先王宗法盡破之而後快兩先生顧不可謂難能者與叢園治田凡町畦之畝曲必準以繩令之直人笑迂之宜也然澍園無心於名而子卒顯於世棄於人者天終予之耶荃與永概交因請爲家傳如此

山東鹽運使朱君家傳

君諱慶元字梓楨江蘇江甯人其先明宗室也曾祖廷芾貢生祖牲候選縣丞考雲連比三世以君貴皆贈一品咸豐癸丑江甯陷賊大母孫夫人自經考率子弟殉里稱孝子君少孤兼祧叔父雲逵刻厲力學每以利濟爲懷同治初參山東巡撫閻文介公軍幕又爲丁文誠公掌糧糗積勞保知縣初權榮成榮成號難治君守法而輸以情境內從化其後島民肇亂君去任六

年矣巡撫張勤果公將以軍往君時在省力爭之勤果公乃命君民聞君單舸來懽呼釋杖懲八人而事解移權掖縣補利津兼攝武定同知時鄭工竣河東徙利津被災眾歲又大饑縣凡三百六十村君上書得蠲二百九十村發廩賑之不足則馳書南中善士乞義賑設所平糶收棄嬰瘞道殍集流亡壅闢淤荒疫癘不作亂萌潛消移權博平調滋陽中日事起南北軍行由滋陽日需馬供運君與有馬者約三傭其一計晷戒途次第更承自積芻秣民用不擾大府嘗檄辦民團君獨進曰軍興以來淄川則劉團謀反博平則胡團焚署朝城則張團戕官團亦生變者也團長不得其人誠厲階耳識者韙其言回利津任利津居河尾閭南嶺十六戶工屢決巡撫李忠節公以堵久無效召君戟手語曰吾聞勞民必先得民得民莫若君便以工事相屬

君受命躬駐決口跣足先民趨督諭如父子未數月而工竣自利津以西田萬數皆及時耕穫初利津城東圯君慮水隘且入城因捐俸修之以治河法部署築廂埽焉未幾河果決水至城下眾憑廂埽以守城得全忠節公薦山東循良第一調荷澤荷澤爲盜藪長吏某公專以武健爲治君意與不合因謝不赴而君亦以勞晉知府逾年擢道員矣君精吏事而居山東久習知治河督辦上下游工繪河形勢曲折爲圖張於壁日日觀之嘗謂禦水如禦敵至乃圖之晚矣每先事完堤釃渠及汎至卒賴不潰決風雨湍悍中往往棹舟戴笠出將吏徒役皆懍懍如君在左右李文忠公行河稱君曰能其後巡撫周公馥將遷民三游亦曰非朱君誰任督耶所遷災民數萬戶授地安宅皆忘其遷宣統二年掌南運兼權鹽運使君已七十餘矣懲蠹劾猾節

存公款五十餘萬鹽綱文書最繁蹟不可爬梳某事在某冊某
年君皆默識能口舉吏懾伏不敢爲姦三年七月乞休又二年
卒舊治民多私祭且立祠堂焉夫人梅氏文穆公元孫女副室
氏韓氏張子士煥增祥孫三人

姚永概曰表弟方家永久作令山東持君子士煥行述乞傳於
余因次第其犖犖大者述又曰君老猶夜治官書與僚佐商得
失或謂何乃自苦如此君曰自古官苦而後民不苦仁哉斯言
也數十年所至事辦去則民思由此心耳夫世之疚專制者亦
曰民自爲之勝於帝也奈之何有心於民如君者顧未之見也
嗚呼悲矣

巴雅拉郎中家傳

君名文祐字保吾晚號謝蒼滿洲鑲白旗人巴雅拉其氏也曾

祖額爾成額祖王柱驍騎校考瑞恒驍騎參領君幼孤以工部筆帖式肄業同文館嘗夜齋奏赴闕代長官聽宣呼祁寒風雨不稍息退卽赴館未嘗息久之爲副教習又以館試第一官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繙繹存保郎中加四品銜改度支部光緒庚子拳匪縱橫京師凡通外國語者悉讐視君所居又近教堂不爲怵兩宮西幸外國兵毆人於市兵目反來詰責勢張甚君以外國語譬曉之乃去李文忠公奉命議和君傳語譯文書殊有勞格不肯自言外國兵恣取內庭物君言於美國將率得悉反所掠而遣人護宮禁內務府大臣世續深重之而君亦不肯因以干之也君事兄謹伯官陝西每寄書必端楷仲從使外國得痿疾賴舒公舂舂力得歸君事舒公終身以父執好左氏傳國策兼及古文歌詩酒酣輒誦之不釋口教子嚴而喜周人急每

曰待富而後濟人其何及也宣統庚戌五月卒年五十五子五人塔齊賢花沙納霍順武湍齊賢伊勒圖以霍順武嗣兄仲孫五人志馴志銘志樸志驤志繼

姚永概曰乙卯歲余游京師得交塔齊賢塔齊賢字式古端謹人也間爲余述曰吾父之教不肖必曰能抑己且曰此汝祖之訓也汝祖廉退不與人校顧方鯁家貧也嘗病疽同寮欲饋以金不敢言私留薦下去汝祖發得之仍求而追還焉不肖不敢自棄承父祖志也又曰吾父病亟目不能視望孫切不肖生男甫落蓐命抱至撫其頂淚涔涔下曰惜乎吾不見兒之狀也式古言至此悲甚因請爲家傳余哀其意爲敘而歸之

汪太夫人家傳

太夫人汪氏桐城汪某之女施兩寬之妻也生四子長爲兗州

鎮守使從濱次從禮次從善次從雲雨寬既卒諸子咸稚弱有田數畝時粵亂甫定生事窘迫太夫人晝夜紡績每飯必諸子畢食而啜其餘鄉里乞者過門分半與之再乞再分往往停餐以待夕食嘗曰吾非好施子也顧處困不能不憐其同情耳從濱稍長奉太夫人命從軍時總兵吳長純與施氏有連往依之積勞得官光緒甲午從赴前敵或傳從濱已死難太夫人曰死亦軍士分耳然以天道言吾兒必生已而果然從濱爲營長迎養太夫人從禮多病留里從善從雲侍皆欲從戎太夫人不可從雲弗聽太夫人歎曰從雲志高而性激倘信吾言猶可免今殆死夫聞者疑其已甚後從雲爲十八標二營管帶駐灤州革命事起從雲和之遂及禍人始服太夫人之識光緒三十年日俄事起從濱當遠戍意不欲行太夫人正色誠之曰忠孝一也